

南

山

集

南山集卷四

桐城戴褐夫著

序

禹貢錐指序代

非博學好古之士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天下然自古以來著書之家亦頗多有而非生遭聖明之世無右文之主爲之表章則或湮沒而不顯彼其穿穴經傳條貫古今搜抉奇異冥心孤詣積數十年而成一書其意欲以傳於後世然不過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而已倘其人不可得則遂至放軼而散

失者有之是故著書既難其人有其人而又多不  
逢其世吾於德清胡君咄明所著禹貢錐指一書  
竊幸其遭逢之獨奇爲自古著書之士所未有也  
昔之釋禹貢者孔安國蔡仲默兩家皆立於學宮  
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而孔傳尤多牴牾先儒  
疑其爲後人僞撰胡君博學好古於書無所不讀  
其於禹貢剖析鑽研反覆不去手叅驗故實網羅  
傳註爲之正其同異辨其是非窮其端委研精覃  
思凡二十年而成名曰禹貢錐指會今 天子聰  
明神聖四海之內薰蒸浸漬莫不彈冠振衿輻輳

而出相與黼黻鴻業鼓吹休明雖布衣之士幽隱  
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澤之癯亦思自奮起以期  
無負於盛世而胡君年踰七十平生閉門掃迹上  
下千古討論六經錐指一書正孔傳之僞而訂蔡  
氏之訛其有功於後學尤大先是康熙四十四年  
春正月學士臣查昇已代爲呈進未幾車駕南  
巡狩臨幸浙西胡君匍伏道左恭進是書並獻頌  
一篇天子覽之稱善賜膳賜御書詩扇賜御書  
匾額一時士人嘖嘖嘆羨以爲榮夫以布衣之士  
幽隱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澤之癯苟有一技可

取一書可觀皆得以其所業與其姓名上達

天子褒寵頻加恩賜備至臣於是仰見我

皇上右文之至意礪世磨鈍鼓舞激勸真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奮袂而起思出其奇以求得當行見博學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潤色太平不獨胡君一人之榮遇而已余故書之以爲胡君賀並以爲天下之士也幸

四書朱子大全序

四書義讀取朱子一家之言爲之采掇會粹以類相從而附於章句集註之下蓋發端於程君鳳來

而余之屬筆則在於乙酉丙戌間後因簡帙重繁  
又屬程君去其重複正其譌舛丁亥秋程君舉以  
歸余余更畧爲出入而後其書乃爲定本程君於  
是鍍之於板以廣其傳明年春二月刻且成而余  
爲之序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  
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  
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  
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  
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  
不得者於章句則引溫公之言以爲平生精力盡

在此書故余於是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其於朱子他書采掇會粹凡有合於集註章句者列而存之其稍有不合者爲朱子早年未定之論則弗之錄也兢兢擇別不敢有失黃勉齋之序朱子語錄後也所謂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眾聞而悉歸一己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嗚呼自孔子沒而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兩家龐

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瞀莫辨而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并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十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州汪氏爲之抉摘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卽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採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概弗



之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使  
學者眩瞶莫辨而誤其所從汰而去之固其宜也  
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者  
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  
涵蓋之內而余之爲是書也所以類聚朱子之語  
欲得其全而觀之也既得其全而觀之則於諸儒  
之說雖其至當而可采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  
如一堂之上眾說喧呶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  
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  
言立剖而紛紜之辨頓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

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將孔孟之言仁者類聚觀之而朱子深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是書也得毋犯朱子之所恐乎然在程子之意則以其比並較勘便於觀覽而玩索也在朱子之意則預憂夫學者之或因是以失於鹵莽而不徧考於諸書也蓋朱子亦嘗輯周張二程之意以爲近思錄矣其言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心玩焉亦

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鑿飶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余不自揣謏陋竊本朱子此意而惓惓書於序之篇終云

兒易序

上虞倪文正公所著學易之書曰兒易兒易之目有二曰內儀曰外儀舉凡天地之闔闢日月之晦明世運之升降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皆具而發機於筮焉其曾孫某將鋟板以行於世而屬序於余

蓋昔者莊周氏以春秋爲聖人經世之書而余亦以爲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其所爲吉爲凶爲晦爲吝之故言之至詳且悉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蓋無一人而無易無一時而無易亦無一事而無易也區區執一端而以爲易在是固已非易矣故曰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經世之大者莫大於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而他一切紛紜瑣屑之見聖人有所不言而至後世學易之家

穿鑿附會之說君子亦有所弗取焉易之理經宋諸儒而大明如程傳本義雖未必一一盡合於聖人而其大旨固已無失至於邵子言易之數更爲精核然而論者猶疑其未盡合是則易之難知也久矣常有明之季與文正公同時而起者曰文明伯黃石齋其學至爲奧衍而尤以易學名於時余嘗見其書浩博無涯涘然與宋儒之論頗多有所不合說者以爲支離破碎學易者之通弊雖賢者有所不免而余以謂是區區皆不足論大抵賢人君子遭世末流胸有鬱勃感憤借易以致其扶陽

抑陰之意是亦出於憂患之所爲也余考文正之  
世天下之事已不可爲自蘖芽伏於神宗繼以崔  
魏執政忠臣義士斬艾糜爛略盡小人根株蔓延  
牢不可拔雖以烈皇帝之英武而不能支其壞敗  
其時歸然名德如公與文明數人上未嘗不知然  
而知之而不能用之而不能盡卒至君臣同隕  
海內止墟君子讀崇禎之事以爲當此之時凝陰  
感召連類並進於卦爲否之初六其禍方形而未  
有止也公以經世之才不得盡用而託於學易以  
寫其憂患之心此兒易之所爲作乎兒者姓也公

意以爲此兒氏一家之書也云爾余按公自序有曰屯之次乾坤以易告難也繼屯以蒙蒙童蒙其義孩天下甚危之言自兒爲之則可無禍益亦聖人兒天下也然則公之憂世之心出以詼諧嘲笑之辭後之讀者益可以悲公之志而其書與宋氏諸儒之說有合與否其亦可以不論也夫

春秋正業序代

昔者經之有訓詁也所以解經也今者經之有講章也所以便爲舉業者也經自遭嬴氏之禍經幾亡矣至宋氏諸儒出而經之義始大明所謂如日

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後有起者無以復加矣  
功令士各治一經而兼通四書皆奉宋儒之書爲  
宗學者兢兢守之而勿失則亦何容其贊一辭而  
參一見乃舉業家有所謂講章者曰吾非有背於  
宋儒也吾以闡明宋儒之緒言云爾是猶以日月  
爲借光於燭火而挹潢汙之水注之於江河而曰  
吾以壯其瀾也亦惑之甚矣然其說則曰經之旨  
浩博士不能徧觀而盡識焉爲之汰其繁而標舉  
其大畧期利於場屋而已於是場屋命題之所不  
及者士或終身而未嘗舉其辭而苟且之見謬悠



之說穿鑿破碎之論深入於肺腑而不可救藥名  
爲便舉業而於是乎舉業亦亡不但亡經而已也  
嗚呼亡舉業可也亡經不可也此有志君子所爲  
悼經學之榛蕪欲一舉而掃除廓清之而無遺者  
也上虞徐生某著有春秋正業一書刊行之久矣  
今年冬余行部至紹興而生請爲之序至於再三  
余觀其書大抵亦爲便於舉業而利於場屋者然  
而採摭咸當詳畧得宜無有牽強支離附贅懸疣  
之弊雖非通經學古者之所尙而與世之講章並  
亡舉業以亡經者吾知其必不同矣生要爲有志

者默守先儒之說穿鑿鑽研兼總條貫而於舉業亦未始不便焉則其所見必更有進於是書者生其勉之

恭紀 睿賜慈教額序

翰林院編修臣灝方侍直南書房歲乙酉春聞母劉太夫人訃維時天子暨東宮皆爲之嗟悼所以慰唁賙卹之者甚至灝奔喪還休甯隨遣官敦促還朝東宮賜灝楹帖一聯復書匾曰慈教遣官賚賜太夫人柩前灝感激流涕自以遭遇非常恩及其母哀榮兼備爲古今所未有益矢殫厥

忠誠以報國家因爲文以紀其事而屬桐城戴某使序之今天下之稱孝友家首推休甯汪氏編修自少孝於親友愛於其兄弟爲一家之表率其鄉黨亦多有化之者一門割股之事在庶吉士朱書所著太夫人墓誌中編修旣受知 天子暨 東宮 天子賜御書則曰知本 東宮賜睿書則曰移孝夫以臣庶之家庭闡孝弟之事至動深宮之獎嘆夫亦可見 聖朝孝治天下崇本厚始其所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者具見於此而編修之精誠感格動 帝廷不偶然也編修立身行已忠直

敬慎悉原本於家學而編修父贈公已前沒二十餘年其教子有成者太夫人之力尤多今夫爲人之父母者莫不欲其子之賢而子未必能賢者由於其父母之姑息以爲慈愛而不知所以教之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世俗以嚴屬之父以慈屬之母不知父未嘗不慈而母未嘗不嚴嚴君之稱母實與父共之慈莫慈於母而必嚴以爲教者正所以成其慈也人之生也長於其母之懷顧復鞠育之恩尤深故其教尤易入而非母之賢不能教其子非子之賢不能奉母之教此太夫人

與編修之所以爲慈母爲孝子而遂動深宮之獎  
嘆也今天子純孝格天爲前古帝王所莫及而  
東宮侍奉左右先意承志至慈至孝可法於萬世  
當此之時和氣薰蒸家崇仁讓而汪氏一門尤爲  
首稱可謂盛矣夫世無不可成之子而義方之訓  
不得之於其親則所以事親事君立身者皆失其  
道今東宮所賜慈教二言舉凡天秩天叙人綱  
人紀先王之至德要道皆包含櫟括於其中豈止  
褒汪氏一門之盛亦所以爲天下之爲人父爲人  
母爲人子者垂訓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某

不敏敢竊取詩人之義以書之

辨苗紀畧序

今 天子盛德神功彪炳宇宙自御極以來削除  
僭亂平定四海凡有征伐悉奉 廟算指授往無  
不克復射統六師肅清沙漠六合之內八極之表  
莫不稽顙叩闕來獻其琛一時熊羆之佐方叔召  
虎之臣奔走後先比肩接踵而關中俞公功尤著  
先是楚蜀黔三省之交有苗曰紅苗其地周二  
百有餘里獷悍不知法度有司駕馭失宜奸民頗  
常相侵害而官兵多無故人其中奪其牛馬苗故

嗜殺好劫掠至是忿怒遂闌出爲邊患往往執兵  
民要金帛贖取於是楚之南大擾是時俞公方爲  
陝西總戎 天子移之全楚使爲提督任征苗事  
公引兵襲奪其險宣上威德招來之於是苗就撫  
者三百餘寨納稅糧爲編氓事既定公乃著爲辨  
苗紀畧一書凡苗情苗俗形勢險阻道路曲折營  
壘軍陣攻奪方畧與夫起釁之由弭變之策及章  
奏文移無不具載書旣成屬余序之余惟苗之患  
不同於盜賊之飄忽無常也彼其有險之可據吾  
卽以其險困之有妻子室廬之戀吾卽以其妻子

室廬牽制之其黨有相與爲仇敵之人吾卽以其  
仇敵圖之是在當事者之駕馭處置得其機宜而  
已公奉命不數月而靖累年之亂其功可不謂  
偉歟後之人披斯圖也按斯籍也其要領可以具  
得遵其成法勿致隕墜則苗皆可漸化而爲衣冠  
文物豈止楚蜀黔三省永無震擾而已哉吾序是  
書而略述公之績且原本於天子之威德以見生  
成之造不遺於荒徼非獨內地之安而苗亦咸安  
其生各遂其性民生是時何其幸也何其幸也嗚  
呼豈不盛哉



闕里紀言序

闕里紀言者湖州宋豫菴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自少沉浸反覆於宋五子之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而傷邪說之橫行也人心之陷溺也聖人之道之不明也作闕里條議若干篇遂乃渡江涉淮踰濟至曲阜謁闕里志其所見聞又若干篇其名之曰闕里紀言而刊布之於京師冀世有讀其書而行其說者余考其旨大抵多定邪正之辨補典禮之缺正世俗之謬而於佛氏尤痛絕之不少假刊且成屬余序之余幼而失學長而羈滯流落於聖人

之道茫不見其津涯其何能爲役然竊以爲先生之說雖未果卽能行而畱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折衷考訂則是書之刊亦不可以已也今夫佛氏之爲患也莫大於竊吾儒性命精微之旨以爲明心見性而其最淺陋惑人之甚者莫過於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說佛亦自知其妄也曰吾特寓言以驅天下之人入於善也已則誕妄而欲人之從已佛至是亦悔其窮矣而世俗靡然從之相與叛聖以媚佛者在吾儒之徒爲甚先生以篤老之年山澤之臞不憚辭而闕之呼號痛切攘臂扼腕而

與之爭彼佛氏之徒聞之以整以暇不動聲色而  
吾儒之徒皆爲之固其壁壘樹其旗幟相與裂眚  
大呼按劍操刃於先生以快彼之心而後已則爲  
吾道患者不在於佛氏明矣故佛之佛易去也儒  
之佛不易去也明心見性之佛易去也福田利益  
輪迴死生之佛不易去也士苟有志者共伸討賊  
之義而毋操同室之戈使儒之佛還爲儒則佛之  
佛不攻而自破使福田利益輪迴死生之佛不得  
逞其說則明心見性之佛亦沮喪而不振安知不  
由先生是書爲之嚆矢也哉

李太常案牘序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其爲教也甚詳設之以學校董之以司徒明之以人倫導之以和睦又懼民之不率也於是乎有士師之官有流宥之刑制其輕重別其科條凡皆動之以愧恥而創之者乃所以教之也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然則五刑不明五教亦無以施於天下故夫五刑者所以爲五教之具也魯頌泮水之五章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夫泮宮者揖讓絃歌學道之地立教之所非有關於訟獄之事也然而獻

囚必於泮宮者豈非以獻囚固所以爲教而學校之士出而敷政臨民不可不慎於此也歟在昔舜帝之命皋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皋陶惟能明允故能有以祇承帝命聖人懼民之不率而又不忍傷之且恐其濫也其兢兢如此後之折獄者或以姑息爲政博忠厚之名而養姦釀亂其禍不可勝言其反是者則又擊斷嚴酷文深網密使人無所措手足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且夫後世設官旣多而明刑弼教之官往往分而爲二各司其事不相侵越司獄訟者不復留心於

學校之事而職司教士之責者凡律令聽斷一委之有司而已無與於其間雖有司聽斷之有不得其平出於耳目之所聞見而亦若非已之咎者嗚呼何其慎也至於大吏之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者州郡之間星羅綦布民之死生俗之美惡其權可得而操也然而民之寃者不能爲之昭雪而無罪而被戮辱者不可勝窮也夫以刑獄爲職者凡如此而况非其職者乎今夫督學使者三年而一易其人行部考校不過文義之優劣而不暇及於其他夫文義者教士之一節而有大於文義者

置之不問是何本末倒置也嗚呼是豈聖人明刑  
彌教之義哉太常李愚菴先生爲洗馬時督學畿  
輔者再前後凡五六年嘗於校文之暇取訟獄之  
事有涉士子者手披目覽務得其情躬自聽斷一  
訛而服其於有司移文批駁如親覩之者宿豪滑  
吏擡手相戒莫之或欺蓋其所以扶植人倫獎進  
善類誅鋤奸滑者不可勝數而要莫不出於至誠  
惻怛仁心爲質而義以制其斷者夫督學之爲職  
不主於訟獄非涉學校之事親來告理者不與而  
閭閻之愁苦刑獄之冤濫與夫宿豪滑吏之爲害

於民者不知其幾矣使先生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出鎮千里之地其爲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滑者所及不更廣且大哉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知先生之能折獄者如此故序之而原本於六經之旨以著先王之教以爲爲人牧者告也

小學論選序

文章風氣之衰也由於區古文時文而二之也時文者時之所尙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今之經義是也至於論者羣以爲古文



之體而非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遂終其身而莫之爲夫經義者天下之人童而習之至於白首而猶茫不得旨趣而况於論者羣震以爲古文之體且又以爲非功令之所在而終其身而莫之爲以朝夕從事於時文猶茫不得其旨趣之人而使之爲古文宜其驚愕皇惑而不能執筆也頃者功令又以小學論一篇試童子與經義而並行則是時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將又在於論論亦且化而爲時文時文之謬悠庸爛浸淫蔓延屢救而不能振於

本而擇別之得文踰六十首爲之芟其繁雜闢其蕪穢淘汰潤色共訂爲一集雖不得盡謂之古文而要使天下幼學之士漸去夫謬悠庸爛之習論之體旣立而經義之與論同爲古文之派別者亦浸尋漬漸以合於古此則余之區區以古文爲時文之意也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古之聖人敬授人時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夫推測盈虛以通歷數是亦知天之學而博物君子之所尤宜用心者也吾聞之先輩顧甯人之論

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詞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仰以觀於天文自後之儒者空疎不學於天文尤甚而遂以是爲疇人歷官之事於是荒徼海外之人皆得傲之以其所不知而西學之人中國者無不從而震之然其說不主於占驗以爲天象之變異皆出於數之一定而於人事無與焉君子譏其邪妄爲已甚矣獨其所爲測天之器與其所爲諸圖

志實亦精且密與中國之法大抵多同而亦不無有異者如一經星也有西法之所有而中國之所無者有中國之所有而西法之所無者要當博採而兼收之其說不可盡廢此梅君爾素中西經星同異考之所爲作也往在燕市獲交於爾素之兄定九定九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厯學直超出從前諸家之上其所作厯論及中西算學通嘗屬余序之余諾而未果爲蓋定九時時欲傳絕學於世頗屬意於余而余亦欲得定九親相指授洞悉其源流體會其精要而後乃敢序定九之書乃皆

以饑寒餬口於四方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至於今  
而此志未遂所爲誦窮人之言而抱慚不能自己  
者也今余讀爾素之書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  
名考其同異多寡爲古歌西歌以著之使覽者一  
見了然而其說詳見於發凡九則余讀之而向時  
欲學之意蓋復津津然動矣今聞定九將自閩歸  
而余尙得稍暇無事卽褰裳涉宛陵登敬亭訪爾  
素兄弟而就學焉以酬曩昔之志其未晚乎爾素  
曰此某兄弟之志也遂書之

三山存業序

三山存業者撫州原耕溟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當明之季世不得志於時窮居一室於書無所不讀凡天人性命之故禮樂制度之詳經史百家之同異搜摘抉剔有所得卽筆之於書不爲雷同勦襲時時出其獨見多爲昔賢之所未發其於本朝之成敗得失俯仰憑弔尤有深悲焉嗚呼當明之初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已而諸科皆罷獨以時文相尙而進士一途遂成積重不反之勢二百餘年以來上之所以寵進士與進士之光榮而自得者可不謂至乎然而卒亡明者進士也自其爲諸生

於天人性命禮樂制度經史百家茫焉不知爲何  
事及其成進士爲達官座主門生同年故舊糾合  
蟠結相倚爲聲勢以蠹國家而取富貴當此之時  
豈無有志之士振奇之人可以出而有爲於世乃  
科目旣廢而偃蹇抑塞見屈於場屋之中徒幽憂  
隱痛行吟於荒山虛市而無如何如耕溟先生者  
余每讀其書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先生遭時末  
流白首不遇僅以歲貢循資爲學官熟睹時變已  
逆知天下之勢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閉門掃  
迹痛哭著書一時之進士氣焰薰灼無幾何已與

宗社俱燼而一二有志之士振奇之人旁觀莫救  
坐閱升沉興廢而爲之抱千秋之恨其亦可悲也  
已矣先生之書刊於明之末距今六十餘年而今  
窮國令杜君先生之鄉人也懼其沒而不傳因介  
程君偕柳而屬序於余鄉里後進而能殷殷思表  
章前輩之遺文其志亦非苟然者故並著之

戴氏宗譜序

昔者先王之制禮也以爲人治之大莫大於親親  
於是爲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又懼其  
久而相離而至於相傷也於是立爲大宗小宗之



法以明其等級片之以昭穆別之以尊卑使諸侯  
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雖其歷世之遠而  
族黨之義卒不等於途人者有宗法以維之也禮  
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以至  
於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莫不由此焉嗚呼此先  
王之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歟自三代之衰禮  
樂崩壞皆廢古忘本骨肉之恩薄渙然無所統紀  
往往疑貳猜阻見於父子兄弟之間而況於疎遠  
之屬乎雖以巨家大族不數傳而其子孫或迷不

知其所自出以故有仁人孝子之思者欲崇本厚始莫大於立祠祀正宗祧修譜牒吾戴氏系出微子爲神明之胄支裔最爲蕃昌蔓延於天下而莫盛於新安吾桐之戴遷自新安已三百餘年於今家世射耕讀書仕宦皆不顯而十餘世譜系皆存松江之戴遷自浙之會稽會稽亦新安之戴之派別也松江之戴曰容若者嘗錄爲圖譜一卷自得姓之始以至於吳會諸戴支分派別源流考據最詳且確若容若者崇本厚始之道仁人孝子之心可以見矣嗚乎先王之制禮也五服之外猶有袒

免之禮凡以別於途人也蓋宗族雖繁且遠而其  
初固原於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化爲途人途  
人其宗族是卽途人其父母祖宗也而可乎容若  
持圖譜示余且曰兄其爲我序之余旣錄而藏諸  
篋中仍以其舊本歸容若且告之曰是譜也當持  
以盡示戴氏之人苟有仁人孝子者見之崇本厚  
始敦倫睦族未必不由乎此也吾戴氏神明之胄  
其不替乎

慶厯文讀本序

吾友汪君武曹旣舉其平日所藏隆慶萬厯兩朝

文讀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  
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余自少時從事制  
舉文字卽於兩朝諸先輩之文心摹手追奉以爲  
程式當是時學者好雷同以時文相尙無讀先輩  
文者而余孤行側出爲世所共棄浸尋荏苒轉徙  
漂泊棄去不理者蓋十餘年於今矣今得武曹是  
書往復循環不能自已追念曩者荒江寂寞之濱  
抱獨守殘恍若隔世而武曹是書正當風氣將變  
之時人人思欲揣摩而誦法之此余之所爲闡卷  
而三歎者也嗚呼有明一代之文盛矣當其設科

之始風氣未開其失也樸遼而無文至成化弘治  
正德嘉靖以來趨於文矣而其盛猶未極也迨於  
天啓崇禎之間文風壞亂雖有一二鉅公竭力措  
枉而文妖疊出波蕩復生卒不能禁止故推有明  
一代之變莫盛於隆萬兩朝此其大較也當是時  
能文之士相繼而出各自名家其體無不具而其  
法無不備後有起者雖一銖累黍毫髮而莫之能  
越在天啓崇禎中休甯金氏臨川陳氏兩家奮然  
特興橫絕一世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出於先輩  
者然則爲文而不本之先輩則必破壞其體滅裂

其法其卑者蹈常習故既奄奄而不能振而好高者又鈎奇索隱失之於怪迂險賊而不可以訓無惑乎文之愈變而愈下也往者文章風氣趨於雷同而先輩之文世所不好於是以爲易餅餌糊籠篋之具其不至蕩焉無餘者幾希頃者以來先輩之文稍稍間出世之學者多能知而好之然而世所流傳諸書鮮有善本所謂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先輩之文尙未盡出雖其出之而其所以爲文者尙未出也武曹是書大半皆世之所未見者爲之疏解其義蘊抉摘其旨趣發明其波瀾意

度所以然者研精覃思用以朝夕課讀而一旦出之於人間使作者之精神不至於淹滅弗傳而學者朗然知文章之源流而不爲風氣之所汨沒則武曹之有功於文章也大矣余雖學殖荒落而文章之事與有責焉方將理其舊業而與世之學者左提右挈共維挽風氣於日盛也故因武曹之請而樂爲書之如此云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制義之有大題小題也自明之盛時已有之而小題猶號爲難工蓋小題也者其勢旣爲偏仄而其

法律更爲謹嚴往往有毫髮之失而遂至於千里之隔者譬若行於深峭之間危石當其前飛瀑懸其左而下臨於千尋之潭境窮路絕攀蘿援綆而過稍一失足則墮於深淵而莫知所止此其難也然有習於此者色不變而目不瞬舉步自如輕身而飛度若是者何也久而熟焉故也及至於險過隘出而之乎康莊之途據鞍顧盼而縱其馳騁夫何難之有哉故夫小題者文章之峭澗也而大題者文章之康莊也今夫大題也者其體崇其勢閎濶固可以縱其馳騁然而其法律之謹嚴要無不



與小題同夫惟久而熟焉於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吾聞有明先正之爲制義也小題時時不釋手雖臨場屋猶作小題數十篇故先正大題文之工由於小題文之工也今之學者務爲速化之術往往棄去小題不觀後生小子甫執筆學爲文卽皆從事於大題譬如仄徑窘步未嘗涉厯氣浮力弱而遽試千里之驥御勒不施韁轡俱絕其勢未有不顛仆者也往余與汪君武曹嘗慨嘆及此思欲維挽風氣當從小題始會今年南宮試士得售者先後郵致其平居所作制義不啻數千首因相與

抉擇其最工者大題小題各爲一帙要皆有當於吾之所云云者爲之排纘點定而去年秋一二友朋舉於鄉者其所授行卷亦間附焉於是次第刻於吳中適小題先成因著其說如此以告世之學者欲工於文章當從此書始也

己卯行書小題序

己卯秋各省士子之獲售於場屋者多以行卷授余爲之點定行世先後至者凡若干篇而余爲淘汰擇別得其尤工者二百七十有餘篇既卒業而爲之說曰在昔選文行世之遠者莫盛於東鄉艾

氏余嘗側聞其緒言曰立言之要貴合乎道與法而制舉業者文章之屬也非獨兼夫道與法而已又將兼有辭焉是故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今夫道具載於四子之書幽遠閎深無所不具乃自漢唐諸儒相繼訓詁箋疏卒無當於大道之要至宋而道始大明乃程朱之後已有浸淫而背其師說者况以諸生學究懷利祿之心胸而欲使之闡明義理之精微固已難矣且夫道一而已而法則有二焉有行文之法有御題之法御題之法者相其題之輕重緩急審

其題之脈絡腠理布置謹嚴而不使一毫髮之有  
失此法之有定者也至於向背往來起伏呼應頓  
挫跌宕非有意而爲之所云文成而法立者此行  
文之法也法之無定者也道與法合矣又貴其辭  
之修焉辭有古今之分古之辭左國莊屈馬班以  
及唐宋大家之爲之者也今之辭則諸生學究懷  
利祿之心胸之爲之者也其爲是非美惡固已不  
待辨而知矣自舉業之雷同相從爭爲腐爛則如  
艾氏所云因其辭以累夫道與法者亦時有之故  
曰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且夫制

舉業者其體亦分爲二曰大題曰小題小題者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而郡縣有司及督學使者所以試童子者也或爲單辭隻字偏窄崎嶇法有所難施雖有能者亦或以雋巧傷其理道是則小題之道與法與辭較之大題殆又有難焉而吾嘗謂作舉業之文誠能久而熟焉於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何者其道與法與辭則未之有異也舉其難者而其易者豈不恢恢乎爲之有餘裕哉故余與諸行卷中錄爲小題文一書兢兢奉艾氏之緒言其於道也法也辭也有一之不備焉弗之敢錄也

然艾氏他日之序房選有曰一時行卷之盛至六七千首而吾所錄無多雖不明言其故然未嘗不掩卷三嘆恐其遂至於凋零磨滅而徬徨追惜恆慮吾鑒之未能精者未嘗一日忘也嗚乎此艾氏之嘆亦余之志也

庚辰小題文選序

新進士平居之文章書賈購得之悉以致於選家爲抉擇之而付之雕刻以行於世謂之房書其來非一日矣顧世之論者多曰場屋之文其所挾以取科第者也房書者未必盡出於其手卽出於其

手而亦未必其果善也彼所挾以取科第人亦當據是以取科第而房書者又何所事焉此其說非也如彼之說將場屋之文雖其爛惡臭腐人人之所厭惡而亦將誦法之不倦至於房書雖極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而必疑而棄之乎大江之濱有漁人焉得明月之珠而弗善也見有魁然者老蚌之甲以是爲珠之所出也必奇於珠乃攜而鬻之於市市之人皆笑之然則房書之行於世固珠之光之不可掩也而奈之何疑而棄之且吾非謂場屋之文之盡不善也亦非謂房書之盡善也人

之精神心力終身用之於科舉之業雖不能文者亦必有數篇之最工而能文之士其所爲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益多不可勝數而至於場屋之文則一日之間意趣有佳惡舉筆有得失能文者未必其皆工而不能文者亦未必無一得也故吾之所據以定其人之有文無文者非房書無由得也歲甲戌丁丑吾友汪君武曹從事房書之選余實襄其役今年余爲浙東西之遊已無意爲房書之選而書賈以房書之選郵寄屬余點定者若干篇余再三辭之而不獲也舟車之暇乃爲抉擇小



題文之最工者凡三百餘篇既卒業而書其說如此使天下知論者之言之非是而不足信也

九科文總序

自乙卯丙辰至於己卯庚辰其間爲鄉試者十爲會試者九余選此九科之文分爲三集曰墨卷曰大題文曰小題文將次第刊刻而布之於世夫此三集之選何以始於乙卯丙辰也曰以晚村呂氏之選終於壬子癸丑也今夫制義之有選本也始於萬曆壬辰而自乙卯而後日益多且盛至於一科之文其爲選本輒有數百部順治以來猶有數

十部迄今日而或不能盈十部其多寡雖懸殊而文之不可無選本與選本之未必盡美也則已非一日矣蓋昔者有明之季東鄉艾氏嘗深嘆以謂天下之爲選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權其轉移人心乃與宰執侍從及督學之官等而深有望於大儒者爲之別黑白而定邪正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取余考艾氏之時文妖疊起而諸家爲之揚波助瀾以故文日益趨於衰壤艾氏乃不顧時忌昌言正論崇雅黜浮而承學有志之士聞艾氏之風而興起者比肩接踵然而艾氏之爲書也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後之論者猶有憾焉而近日呂氏之書盛行於天下不減艾氏其爲學者分別邪正講求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而溯之至於程朱之所論著由制義而上之至於古文之波瀾意度雖不能一一盡與古人比合而摧陷廓清實遠出於艾氏之上者嗚呼文之難知也久矣其迷謬顛倒而無所取裁不獨衡文者之不可憑也卽選家者亦往往是非邪正之莫辨蓋有佳文而埋沒於廢紙破籠之中者多矣而大書特讚乃在於臭腐爛惡至於義理之幾微疑似毫厘千里之隔尤

不能爲之剖晰而辨別吾讀呂氏之書而歎其維  
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雖其興起人  
才不能如艾氏之盛而古今運會之際要非有可  
以強而同者而二十餘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人  
知僞體之辨實自呂氏倡之自丙辰以後之文呂  
氏無所黜定而其家三科述評一書三科者自丙  
辰而已未而壬戌或曰卽呂氏作或曰非也呂氏  
以癸亥歲卒而其後數科之文多有遠盛於前者  
惜乎呂氏未之見也而余爲編次斯集以補呂氏  
之所未及亦使讀者可以考數十年來文章之盛

衰得失而艾呂兩家之緒言猶可於此書得之也

課業初編序

士非科舉之文無以爲進取之資而科舉之文必須洗脫凡近而講明乎義理之所以然與夫波瀾意度神氣法脉之所在而後文章之事父子兄弟脉脉相關授而不至於失墜此其磨礪砥礪鼓舞振興之權實在乎司教者之得人苟司教者之不得人因循怠廢溺於世俗腐爛雷同之習則士無以發其矇開其瞶愈益汨沒敗壞而文章之事遂至於舉一郡一邑而失其傳浙水東西曩所稱

章之藪也頃余視學茲土其所爲汨沒敗壞者無  
人而不然幾於舉一省之大千里之遙而文章之  
傳胥失之矣歲辛巳余行部至台州而黃巖於台  
州爲屬邑考校諸生類有不涉於腐爛雷同之習  
者其司教則余同年友蕭君海昌也其督課諸生  
之文刊爲一集曰課業初編蓋其平居爲學者指  
授以文章之源流而激發其頽惰者實有磨礪砥  
礪鼓舞振興之力焉宜乎黃巖之士之文獨盛於  
他縣也黃巖在宋時爲朱子駐節之地一時學者  
翕然從之名儒前後相望沿至於明興而流風餘

韻猶有存者今則衰微抑已甚矣蕭君深於經術而留心教化則夫道德學問之際所以造就諸生者當以朱子爲師法科舉之文其小者也蕭君曰謹受教采乃書以爲課業初編序云

讀易質疑序

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善哉文仲子之論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其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自聖人已言之是故淺學曲士一切瓊屑紛紜術數之說皆得托之於易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有然徒執區區以言易則已非易矣易之理

至程傳而明至本義而益大明然而年湮世遠師傳歇絕自晚周至宋凡千餘年伊川考亭鑽研反覆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其書出於草創之際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潛心冥會融釋貫通其於程朱繼志述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騁其私見小慧支離曼衍顯無忌憚而務求勝於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讀古人之書而阿諛曲從不敢有毫髮之別異是乃所謂佞臣者也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吾友



汪君聖功出其族人默菴氏所著讀易質疑示余  
余讀之實有獲於余心焉其書折衷羣說而一以  
朱子爲宗條分縷晰燦若黑白而據文疏義引伸  
觸類時亦有補朱子所未及者可謂善繼其志善  
述其事非叛而亦非佞者矣吾故以是書爲不愧  
朱子之功臣也余自幼學易迄今未有所得默菴  
是書要亦不可謂無助者故不辭聖功之請而樂  
爲書之

德政詩序代

民之有謠也以頌其長吏之功德見於左氏傳

策以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自是歷代之史往往多載之然必皆其指事切情初不至於失實其言亦質直古樸多或數語少或一二語上之人不肯干譽於下下之人亦不敢阿諛以事上是故循良之傳謳歌之辭足以光史冊而聲施至今沿至後世而直道之亡久矣吏治民風已不逮古遠甚而有一官必有一官之德政詩冊連篇累幅或刊於板或鐫於碑據其所言什伯於古所稱上之人無其實而欲得其名務爲塗飾以欺世而下之人攀援貢媚亦不難以過情之譽奉於眾所不與之

人又或今日頌之明日謗之而謗之之人還卽頌之之人愛憎毀譽悉視乎勢與利而直道不與焉古君子之居官也務爲其所當爲者而已吾爲其所當爲止求無愧於心原非有諛詭奇怪冀人之聞而感動以是爲獵取聲名之具下之人知之可也不知之亦可也下之人受長吏之德亦其義所當然初非出之於分外得之於不意也吾儕小人竭力以事君子吾予之以直而彼不至廢厥事以毒吾民償我者亦未有以加於我也歌之可也不歌之亦可也其或一二事出於剗始關繫至鉅而

艱難勞苦僅乃得之於以志不忘而采風者則爲之指事切情形之謳歌而不至於失實此亦古者之所不廢惟夫上之人與下之人皆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斯乃背義傷道之甚而世顧相習以爲固然則亦惑而已矣余視學兩浙其以德政書冊見披覽者余多不及視獨於頌金華貳守魯君者往復披覽竊以爲與他人固不同也魯君初爲羅山羅山人頌之繼貳金華金華人頌之及奉上官之檄覆嘉興秀水兩縣兩縣人頌之余駐嘉興知之甚悉其殆所謂指事切情而非若近世失實者之爲

歟金華人彙其各處詩歌成帙請序於余故述所  
聞於古與君子所以君官之道爲魯君更進一得  
焉若夫恣睢民上而悍然不顧並無所事於虛譽  
也者其人又出於塗飾欺世者之下不足爲魯君  
道也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人之目而有所昧者塵之侵也入乎塵而求目之  
無昧不可得也去乎塵而求目之無明亦不可得  
也孔子曰所信者目而目猶不可信其不可信者  
則其昧之時也古人有言曰視日者眩聽雷者聾

世之學者視古人之書不啻若日與雷然惟有眩  
且聾已耳有導之者曰爾勿眩吾有以視爾及其  
視之而目罔不眯者則其導之者塵也導之者先  
自眯而因以眯人於是乎百物之光華五色之燦  
爛皆莫之見焉而自以爲覽宇宙之大全則其目  
勢且至於瞽豈特眯而已乎唐宋八家之文皆學  
者所當誦習而卷帙浩繁往往窮年而難究有明  
之世歸安茅順甫有八家之選號曰文鈔其擇取  
者不無過多而評點論次亦多疎畧而未備學者  
眩之至近日而吳會間所行刻本則眯目者紛然

出矣句句而圈其旁語語而頌其美其意思之所  
存與其法度之所在選者茫然不知也讀者亦茫  
然不知也以昧導昧而八家之文於是乎爲塵之  
所蒙而不可出矣今夫欲窮山水之觀者必問其  
徑於曾經游歷之人某泉則如此某石則又如彼  
舉所爲巖姿壑態一一了然於指點之下而後聽  
者可以卧游而神會之今乃據瞽人之說而曰山  
水之勝吾已得之其說豈可信哉余少好古而尤  
嗜八家之文居嘗蓋有讀本其擇取者僅二百餘  
篇而八家之美已盡一二學徒復請余爲之評點

論次於是閒晝無事乃執筆爲著明其指歸與夫起伏呼應聯絡賓主抑揚離合伸縮之法務使覽者一望而得之雖不謂開學者之明而救其眯目之患而入家之塵區區竊不欲其纖毫之有存矣聞之適秦者立而至焉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焉有舟也二三予以是書爲爲文之舟車也其庶乎哉

書貨殖傳後

予讀司馬遷貨殖傳蓋不禁三復而太息也曰嗟乎俗之漸民久矣豈不誠然乎哉夫長貧賤好語



仁義者世以爲羞而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  
之千則役萬則僕此天下之所以相率而爲利也  
卽鄒魯之間不免去文學而趨利利固與文學反  
者耶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夫拙豈有拙於文  
學然而不足者必在是也其爲巧者所笑傲曷怪  
焉吾觀子長所載巧於利者大抵皆農工商賈之  
流操奇贏據都會鐵冶魚鹽馬牛羊豕穀糴薪棗  
丹砂帛絮皮革旃席之類與夫棗栗桑麻荻漆竹  
木卮茜薑韭酤釀下至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  
馬醫至卑賤矣往往至素封大者傾郡中者傾縣

下者傾鄉里豈非巧之效耶然而較之於今則拙甚矣古之巧者在今日爲拙古之拙者在今日不已巧乎然則世之爲文學者竟何如耶以爲文學者而趨利其收效而獲多必倍於農工商賈而其計策或又出於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者之下然而富者必在是也吾乃知世之富者皆爲文學者也世之學者出於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之下者也昔子貢好廢舉鬻財於曹衛之間夫子譏其不受命然則富不富命也而不係於巧與拙耶以爲命也則宜厚賢者而原憲曾子不

厭糲糠匿於窮巷其命獨如此者何耶又何以掘  
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者之命偏厚而出其  
下者之命亦皆厚也豈命之厚薄無定而視其人  
之巧拙以爲厚薄耶將命之厚薄又不在富與不  
富耶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加璧以聘享諸侯國  
若無不與之分廷抗禮爲子貢之賢耶抑爲子貢  
之富耶又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  
也則富又爲可少乎哉故曰富者得勢益彰失勢  
則客無所之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爲賢不  
富者爲愚富者爲貴不富者爲賤則當世之所爲

縉紳先生與賢人君子其大畧可知矣而憔悴枯槁之士原憲曾子之徒如之何其得容於世也其不容於世拙耳然居今之日而非縉紳先生之列無賢人君子之稱其所得不既羸乎而豈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者之所及而况所號爲文學又出具下也富不富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書歸震川文集後

余從事於古文有年矣雖不能爲古人之文而竊知之不同於衆人最後得歸震川之書有愜於心余好之或有問余震川佳處何在余心口之間擬

議良久竟不能言其然嗚呼此震川之所以爲震川而余知之爲獨深也歟震川好史記自謂得子長之神夫子長之神卽班固且不能知吾觀漢書其於子長文字刪削處皆失子長旨而後之學史記者句句而摹之字字而擬之豈復有史記乎震川獨得其神於百世之下以自奮於江海之濱當是時王李聲名震動天下震川幾爲所壓乃久而其光益著而是非以明然後知僞者之勢不長而眞者之精氣照耀人間而不可泯沒也顧今之知震川者少而今之爲震川者其孤危又百倍震川

以俟後之爲震川者知耳

書闕甯前墓誌後

癸酉之秋余客榕城購文明一二遺書將歸而其  
門人洪石秋自漳海以書來告我曰黃子之文多  
零落江南子盍歸而求之明年夏余游淮上過闕  
百詩先生出其大父甯前公墓誌示我則文明筆  
也端拜雒誦因遂錄之以歸嗚呼忠義之士雖其  
殘編斷簡人猶將慕而傳之况其鴻文鉅篇照耀  
人間者乎余嘗誦錢受之文集中有闕甯前傳跋  
悲其辭氣慨然想見甯前之風烈當明之末受之

與文明同黨相善兩人俱以文章氣節名天下迨夫晚節末路受之身敗名辱爲天下所嗤笑而文明致命成仁星寒嶽震嗚呼此余所以讀甯前墓誌而喟焉三嘆者也余旣繕寫一通以復於石秋而復書其後如此至甯前之功蹟誌已詳之矣故不著

書咏蘭詩後

蘭爲國香東南山澤間多產之當春深時幽巖曲澗窈然自芳然往往有蟲嚙之自其華初生時輒已被嚙而萎卽幸而能自發榮亡何又輒萎其幸

得脫者僅十二三焉而眾草蒙翳條達暢遂無有  
害之者歲己未余讀書山中每晨起輒捕蟲投之  
澗水漂沒以去於是蘭遂大盛每卧苔藉草蓋幽  
香未嘗不入吾懷也而產於遐荒絕壑不遇好事  
者之愛惜而制於毒蟲惡物以沮其天者豈少也  
夫余既爲詩以誌之而復爲書其說如此

跋趙孟頫畫

右趙孟頫畫一卷泉石蹊徑花鳥雲霞歷歷然點  
綴誠工妙矣孟頫畫世無不寶之然往往多贗本  
此卷友人某所藏以爲真筆加愛惜焉俾余題其



後余以子昂負極惡大罪後世皆賞其書畫而不復更知其人夫書畫雖工曷足道哉然今世無不爲子昂者余又以子昂實書畫累之彼方揚眉瞬目以此自名而陷於極惡大罪而不自知故小道雖可觀而君子不爲聖人之言千載弗可易也

南山集卷四終

邑後學張仲沅校刊